

不求人

□ 德琨若鱼 (上海, 教师)

刚推开门, 一个比我高一头的女生就急着侧身进厕所, 狭窄的门容不得我转身, 只好和她面对面以旋转方式挪出厕所, 此时她打了个嗝, 有股麻辣味, 无法逃避。

矮个子的我在挤地铁时不得不闻高个子腋下的汗臭, 便冥想“张掖”, 敞开怀抱有什么了不起, 敢于张开自己的翅膀, 那才是西北汉子的自信和豪迈。人体之味来自体内高压, 而不得不放, 可用勒夏特勒平衡移动原理进行解释的——还有屁。这些不愉悦, 便以“屁大点事”聊以开解。

现在的我们已经对陌生人的靠近保持着警惕。除非排队时, 怕别人插队、怕轮到自己时窗口突然挂出暂停牌, 后面的人总是无缝衔接贴着前人的后背; 或者打来亲昵电话的, 十有八九是推销员, 为了工

作他们扮演着为老年人推广养生保健品的健康使者, 春节期间, 各路推销员也放假了, 常年被疾病羁绊在床上的老父亲盯着手机: “好久没有接到阿胶的电话了……”除此种种, 人们早已习惯了和他人保持距离, 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疏离, 但研究表明, 与他人多一点肢体上的接触对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会有好处。

人体皮肤表层分布了大约 500 万个末梢神经, 人脑中处理触觉信息的皮层也是所占面积最大的一部分,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生来就需要触碰与被触碰。肢体的接触还可以减轻人的恐惧感, 每次在严厉教训女儿时, 她会在局面白热化时靠近我, 用双臂箍住我, 使得距离过近以致我抢不起手臂。同时她将惧怕的气息吐在我

脸上, 双眸中的惊慌也喝令我停止暴力管教, 这招比逃逸更能化干戈于玉帛。

日本的贩卖机实在发达, 热的、冰的饮料, 吃的拉面, 都可以投币让机器来售卖, 也减少了和人打交道的机会; 日本相扑太胖, 便后擦不到屁股, 便有职业人员专职帮他擦屁股, 现在发明了便后冲洗器, 这个职业也消失了吧。到底是想减少与人打交道的机会, 才发明了这些机器, 还是发明了这些不求人的机器, 才导致了人和人的交流都通过第三方进行。

“妈妈, 给我挠背!” 女儿撩起后背衣服过来, “上面、左边、再上面一点, 嗯, 对对, 就这儿, 使劲挠……” 给她买的“不求人”, 从来不用, 如果哪天她真的不求人了, 我会失落的。



深夜收到七旬母亲的微信

□ 潘莉红 (安徽合肥, 国企职员)

今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: “孩子, 你今天中午能回来吗?”

一听声音, 我就知道对方打错了电话。她的声音很慈祥, 很像我的妈妈。

“阿姨, 我不是你的孩子, 你打错电话了。”

老人家连说几个对不起。我没有先挂她的电话, 她也没有挂断我的电话。就这样持续着。我知道她和我的妈妈一样, 一定会把耳朵贴在手机上一一直在听。果不其然, 一分钟后, 老人家说: “孩子, 不打扰你了, 再见。”

接了这个拨错的电话, 又想到了我年逾七旬的母亲。“出门一把锁, 进门一盏灯”, 难道真的是现今社会空巢老人的生活吗?

自从父亲去世之后, 母亲的快乐就是下象棋。母亲一直珍藏一个木制的老匣子,

里面是父亲亲手做的一副象棋, 象棋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父亲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, 这副象棋承载着母亲对父亲剪不断的记忆和思念。父亲生前每天都会和母亲象棋对弈, 虽然下象棋的时候避免不了争吵, 但是父亲总会让几步棋给母亲。父亲走后, 母亲一直和嫂嫂同住, 但是哥哥工作很忙也没有太多的时间。于是, 我就在平板电脑上下载了中国象棋游戏。

母亲有一台老式缝纫机, 在我的记忆里都是父亲负责裁剪, 母亲负责缝纫。母亲针线活好, 她最拿手的就是在衣服上打“盘扣”, 打得快而漂亮。母亲说最简单的就是“一字扣”, 母亲把平纹布对折用剪刀裁成两厘米宽的斜条, 用针线把一头固定, 再用针把两边的毛边往中间折叠好缝在一起, 就形成了很结实的绳, 随着母亲灵巧的双手绕来绕去,

琵琶扣、蝴蝶扣、蜻蜓扣, 像变魔法一样在母亲的手里诞生了。母亲是个热心肠, 手把手教小区缝纫店的小李打盘扣, 后来小李去了上海的服装厂打工。

母亲不仅盘扣打得好, 平时也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。每次看见她养的漂亮花儿我就掏出手机, 拍几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。母亲好奇地凑过来看, 看见拍出来的花儿那么美, 还有很多人点赞, 她开心地笑了。看母亲对微信感兴趣, 我就帮她申请了微信号, 教她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功能。自从有了微信, 母亲的生活圈子扩大了, 加了很多好友。

夜已深了, 我的手机里传来微信的滴滴声, 我收到了母亲发来的一条微信: 早点睡觉, 别熬夜! 此时的我, 感到的是如同婴儿在母亲怀抱的温暖。

